

山水画中见自然、见生活、见文明

陈野

中国山水文化积淀丰厚,岩壑林泉之间凝聚着历史烟云、沧桑印迹。自隋代开始,山水画逐渐从人物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画科。它既是自然山川的描摹,也重笔墨技法的精妙,更与家园、品德、情操、修养等紧密相连,浸透了大地上的天地体验、生命感悟、自然情怀、哲理追索,成为古代绘画艺术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近期,“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之专题学术展“绘见:山水中的古典世界”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出。展览聚焦山水图像中的古代中国,沿着山水画卷—物质生活—人文情致—思想观念的渐进路径,组合成“缤纷秋色”“斑斓世情”“逸兴飞扬”“澄怀味道”四个主题单元,提炼和展示古代山水画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中华文化精神,旨在让自然与人文妙相交织的艺术辉煌,充实今人的心灵世界。

人世间的万千气象

农耕文明时代,天地山水与人类物质生活密切相关。在历代不绝的山水图像中,可见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群,于其间居游行旅,渔樵耕读,经营商贸,齐家治国。乡村大地上的胼手胝足、深耕细作,浸透了人的劳作与情感,是艺术表现的重要题材。五代、北宋时期,荆浩、关仝、李成、范宽、董源、巨然创作的《关山行旅图》《晴峦萧寺图》《溪山行旅图》等厚重峻拔、气势雄伟的山水画卷,多以主山堂堂的高远图式、全景构图,画突如涌出的巍巍高山、万仞巨峰、蜿蜒河流。山水重复之间,有古道溪桥、村居野渡、渔市山驿。如《关山行旅图》画幅下部表现的是生活气息浓郁的乡村日常,有村舍客棧、柴门茅舍,鸡犬相闻豚在栏,行人闲坐店家忙。局部放大《晴峦萧寺图》,通过建筑样式可以看出当时不同类型店铺的经营业态。画卷呈现了山明水净、古朴生动的民间生活场景。

山水中的建筑之美,是宋代画家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文化影像。两宋时期,巧妙融入自然景色中的建筑,逐渐成为山水画的重要元素。南宋马远《华灯侍宴图》,以淡夜色画夜景。苍茫夜色中,建于山中的建筑、园林,与自然山川和谐相融。在不少宋代传世画作里,崇山峻岭或溪山无尽的连绵间,均安置有巍峨的殿宇、回旋的长廊、亭亭的楼阁。它们在云雾的笼罩和林木的掩映中或隐或现,一改以往殿堂金碧辉煌、庄严肃穆的传统形象,在气韵生动的自然节律中,以造境之趣和山川气息,为我们留下一个有关宋代建筑特色的独特印象。

女子的清姿丽影,也是山水中常见的艺术元素。宋代的《瑶台步月图》《江妃玩月图》《桐荫玩月图》《天寒翠袖图》《松阴庭院图》《靓妆仕女图》《盥手观花图》等,生动表现了女子于山间院中的闺阁生活,画风沉稳,刻画工致,画境清雅,展现了宋人的精致与风雅。明清时期精于画意的江南女性画家,更以手中笔墨写庭阶兰竹、园中玉树、山中明月、心底思绪。

在纸笺丝绢之上,古代社会的人间万象、世情百态多姿多彩,被艺术的创造之力,汇聚成斑斓形色,成就不朽的文化传统。

山水间的人文寄寓

中国文化有着向山水寻求慰藉、抒发情感的传统。此山水,是自然的山水,更是饱含深情的人文山水。高山大水万年屹立的永恒不朽、千载不息的奔涌流淌,予人心灵洗礼,涵育品性修养。人们于此间仰观俯察,游目骋怀,体验宇宙万物的神秘、自由、丰茂和生机,涵养虚怀若谷、大度包容的高远格局,挥洒探索山水内美的才情意趣。

南朝宋宗炳撰《画山水序》,提出“含道映物”“澄怀味象”“畅神”“卧游”等观点,阐述了文人学子于峰峦重叠、云林森眇处优游盘桓,循影索理,与自然山川应目会心的生活理想,影响深远。“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文人有挥之不去的山水情怀。在中国美术史上,宋元以来的文人画家和文人画,更是山水画的主流和成就所在。文人画家们常常于山水实体之中,通过各类感官体验,观察山川运行,体味自然意趣,寄寓无穷的人文情思。

寻常之物中,有深情的涵泳。例如,芦苇既是江南乡村常见植物,也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之物,在画家笔下呈现柔美、灵秀、萧疏、野逸、清旷等不同意境。元代吴镇以“渔隐”为主题的《渔父图》《洞庭渔隐图》《芦花寒雁图》等山水画卷中,都可以见到芦苇这一意象。画家以此深谙

熟悉的景物,表现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和审美趣味。

经由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吟咏、描绘的人文山水,集聚着创意灵性和时代精华,是镌刻人们记忆和经验的空间,后人可以借此与先贤、与传统相与往还,寻求同声共气的心灵契合,获得斯文传承的意义。如明代姚绶对元代文人画传统,既有自觉的学习、传承意识,也有深入的临摹和创作实践。在《三绝图册》中,《鹤华山》是对赵孟頫经典之作《鹊华秋色图》的学习、传承和致敬。从姚绶自题诗中言及的孤山、放鹤、梅花、月辉等词中,可见作品《西湖》是对宋代隐逸诗人林逋“梅妻鹤子”故事蕴含的高洁主题的传承。《芝芳》则是对唐代重彩设色技法和风格的传承。

历代山水图像中的峰谷、溪泉、烟岚、夕阳、山月、嘉树、花影、禽声,简册、法帖、画卷、琴棋、吟诗、品茗、焚香、雅集,种种自然和人文的意象,表现的是阅尽人世繁华后向着自然山水的返璞归真,是摆脱俗务禁锢后身心俱获释放的自由无羁,构筑起生动丰饶的精神生活之境。

哲学里的审美表达

人在自然山水中的审美觉醒,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文艺传统讲究“文以载道”。山水艺术与德性、哲思、智慧紧密相连,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艺之“道”的各个方面,既提炼和奉献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概念、范式、结构形式、表现手法,也在哲学思辨的境界里升华,蕴含着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家国观、审美观的丰富元素,由此进入中国经典文化符号行列,具有形塑文化传统的重要价值。

自然观在山水中纷然可见。从五代巨然《溪山兰若图》、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的山川形象中,可见人对自然的崇敬之心;从明代仇英《剑阁图》、清代禹之鼎《江山清晓图》的题材表现中,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南宋“半山一角”的图式构成中,可见画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体味。就社会观而言,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北宋屈鼎(传)《夏山图》以“山水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为创作理念,喻示着森严井然的社会秩序。南宋赵鼎《江山万里图》的江山守望,是家国观的形象表达。而清代黄易创作的访碑图册,则生动描绘了于山水间传习经典的文脉赓续。长山阔水与灼灼艺事的相印相成,构筑起精神丰盈、人文璀璨的观念世界,可行可望,可游可居。

山水画理更凸显中国文化特质。“半山一角”,作为南宋以来一种十分常见的山水构图形式,可谓是简约空灵的山水美学典范。在南宋夏圭《松溪泛月图》、元代孙君泽《雪景山水图》等中,都可见到墨色表现的山石、林木、楼阁、江帆、舟船、点景人物,是为“有”之实景;而由大片空白画面所表现的天光水色,则乃“无”之虚境。它们黑白相对、虚实相应、有无相和,共为一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映衬,构成完整画面,予人和谐有致的中和美感。此处的黑白、有无与虚实,更是中国古代哲学“阴阳”概念的奥义显现,揭示了事物彼此对立而又相互消长、对立统一趋势与特征。

有鉴于此,“绘见:山水中的古典世界”专题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古代山水画作的艺术成就展示,更非传统视野中人文心境和笔墨意趣的小众玩味,而是以策展团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聚焦中国艺术特质的文明探索:展签上对每幅作品画意文心的阐释;“耕织”“旅舍”“踏歌”等知识点和小故事的深度解读;历代“诗意图”等主题画作的专题学术梳理;大型视频、触摸屏、灯箱等设施对历代“西湖十景图”风格变迁等加以AI动态展示……观众可以从中领略中国山水画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是反映文明进程的重要载体,从历史资源汇聚层面,昭示了传统形塑的内聚力;从当代文化建层面,激活了文化创意的生命力;从社会美育培养层面,分类构筑起爱国、担当、和合、清逸等系列图像谱系,有助于观者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山水画的文化特质、艺术特色,等待着我们一起继续深入挖掘、精心提炼和充分展示,让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密码更加生动可感。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画《松溪泛月图》,作者南宋夏圭。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剑阁图》,作者明代仇英。



上海博物馆藏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石堰村村史馆内景。

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创新村史馆设计 留住乡情乡愁

潘召南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还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成为文明和谐、物心俱丰、美丽宜居的空间。村史馆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科普窗口和乡村历史的“记事本”,能够从乡村社会基础层面唤醒地域文化,激发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多地积极开展村史馆建设和更新工作,综合运用各种设计手段为乡村“铸魂”,也为后续相关实践提供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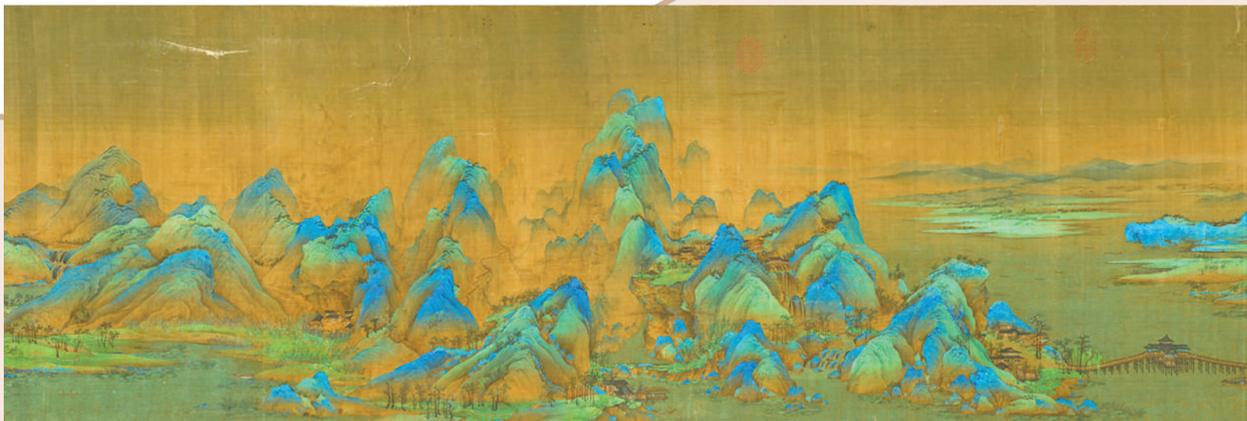
与乡土特色文化相融,是村史馆设计因地制宜的重要体现。中国乡村量大面广,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各异,每个村落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底蕴,村史馆理应是这种独特性的具体显现。比如,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的传统村落石堰村,自古盛产竹子,其竹纸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村史馆建设中,设计团队紧紧围绕该村手工造纸的工艺历史、技艺特征以及当地的生态产品、生活方式等,规划场馆空间,并采用多样态、多媒体展示形式,通过文献结合文物、图像结合影像、产品结合作品等手段,系统展示石堰村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样态。场馆内部空间还以当地传统竹编工艺结合现代设计和多种艺术手法进行装饰,不仅完整传达了建馆诉求,也体现出该地传统手工艺的特质,使参观者可以直观领略当地文化魅力。这样的村史馆设计既增进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也吸引众多游客参访。村史馆有独特的定位,其设计要摆脱“千篇一律”,需深入理解乡村的历史与现状,从物质建造到功能营造等融入乡土文化特性,凸显其地方性与时代性特点。

紧扣乡村实际,着眼发展需求,是村史馆设计与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村史馆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要紧跟现代乡村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的古村落章堰村,因一场更新改造焕发新生机。作为改造的亮点之一,设计团队在对一座由清代建筑改用的村史馆进行保护的同时,在其周边新建展厅,并引入当代设计理念,使新老建筑共同组成章堰村文化馆。该文化馆不仅满足了新的文化展示和传播需要,还为村庄未来发展注入活力。当下,还有不少村史馆融展示、科普、阅读、非遗体验等功能于一体,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在这一趋势下,健全建管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防止重建轻管、重建轻用,才能让村史馆发挥长久滋养乡村文化的作用。

见人、见物、见生活,是村史馆集中展现乡村概貌的关键所在。村史馆设计应聚焦于农业、农村、农民,发始于日常,使之成为村落历史发展的活态见证。在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的村史馆,有人感叹“只有进了这里,才算真正进入了蔡家坡”。这座村史馆的设计强调以村民日常生活为展示内容,其展陈注重体现朴拙之美。历经岁月磨洗的农具、日用的老物件等,既串联起乡村发展脉络,也引导观者从新的角度审视日用之物的意义和价值,启示其发现乡村生活的日常之美。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奇峰村史馆,则通过建筑设计丰富空间的使用模式,让村史馆焕发活力。这里既是展厅,也是村民活动中心,村民在此开展活动、沟通交流,不仅可以有效发挥村史馆

建立情感连接、唤醒集体记忆的功能,更有助于增强村落的向心力、凝聚力,让乡村公共空间更有温度。

融入艺术之美,是村史馆设计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史馆是历史、当下与未来重叠的特殊场域,以艺术语言阐释其独特性,可以在添彩乡村文化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实现以美育人。在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将军莲花穴院落艺术活化改造项目中,设计团队利用路边空置农房修建村史馆,并对其外部环境和内部空间进行艺术化处理,比如用装置艺术结合具象雕塑形成趣味性景观、以墙绘的方式展现村落人文历史等。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不仅让村史馆有了新内容、新形式,更带动了乡村整体面貌的改善。村史馆浓缩着一个村庄的过往,呈现着一个村庄的现在,寄托着一个村庄的未来。创新村史馆设计,留住乡情乡愁,对于传承乡土文化、涵养文明乡风具有积极意义。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结合新技术、新理念开展村史馆设计,助推乡村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广大美术工作者尤其是设计师、建筑师大有可为。(作者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画《千里江山图》局部,作者北宋王希孟。故宫博物院藏

美術

版式设计:蔡华伟